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幻中遊 第十五回 狼虎店義僕救主難

話說石生做浙江布政，適值代理按察事務。滁州地方有一座老山，山上多洞，洞中聚集有兩三千人，欲謀不軌。地方官秘報知巡撫，巡撫與石生商議。石生道：“事係風聞，未見確據。不可冒為題奏，亦不可輕行剿沒。必須打聽個真實，方可相機行事。”巡撫道：“就煩貴司前去私訪一番，回來再作計較。”石生依允。回衙祇得換上便服，帶了一個茶房。妝作算卦的模樣，出了省城。

一路私訪前去。不多些時，到了滁州地方。日逐在鎮店上賣卜。忽有一個賊眉賊眼的，上來算卦。石生觀其氣象，分明是個反叛。那人問道：“先生是子平，是六壬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兩件都會。”那人道：“既是兩件都會，我一定算算。但此處不甚僻靜，你跟我到家裏算上一天。如果算的好，卦資情願加倍奉送。”石生答道：“我就跟你去。”

那人把石生領到一座山上，進入洞中。同夥的問道：“這是何人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是個六壬先生。”又指茶房問道：“這係先生的何人？”石生答道：“這是小徒。”石生偷眼一觀，見刀槍旗幟，無不俱備。真真是謀反無疑了。石生問道：“既要算命，請寫出貴造來一看。”那人說道：“實不瞞你，俺們要舉行大事。特請先生來給俺擇一個興兵的日期，以便起事。”石生把六壬書展開一看說道：“這三個月以前，並無興兵的日期。必須過這三個月以後，方好。現今是四月盡間，過了五六七三個月，到得八月十六，是個黃道吉辰。下山定獲全勝。”那人道：“俺也看著必到那時纔好。”方纔算完要走，那人道：“先生既到我山中，有來的路，沒去的路。洞中正缺少一個軍師，俺就拜你做個軍師罷。若要強回去，殊覺不便。”石生恐喪性命，祇得假為依從。

到了次日，山中筑起一壇。叫石生登在壇上，眾賊羅拜於下。那些賊人認真石生住下，自此以後，任所指揮，無不奉命。住有十數多天，一日天氣清明，眾賊齊下山去打獵。祇剩得石生、茶房二人在洞中看守。石生分付茶房道：“你看看這些賊人下山是往那裏去，即來稟我。”茶房出去一看，見洞中兩三千人，張弓挾矢，牽狗架鷹，下山俱往西南一路去了。茶房速進洞，稟知石生。石生道：“咱訪查已真，還不速走，更待何時。”茶房遂扶著石生下山，往東北而去。這石生一路走著，遂口詠古風一首，單單自道其苦云：

山勢巉岩石徑斜，草木叢冗亂如麻。窮□絕鳥難投步，左盼右顧堪咨嗟。嗟私行太伶仃，倉皇誤入險陂中。萬丈崇嶺藏虎豹，千層深洞伏蛇龍。君不見，白雲籠罩影縹緲，紅日照射色暗淡。子規聲叫高樹頭，孤猿哀啼長溪岸。一路行來多崎嶇，氣竭力盡肝腸斷。

卻說石生怕賊人追趕，走的甚是忙迫。直走到紅日西沉，並未住腳。忽然山上跑下來一隻猛虎，把茶房一爪叨去。嚇得石生魂不附體，半日心神方定。往前又走，天色漸黑，見一個樵夫擔著一擔山柴，從旁而過。石生問道：“前面何處有店？”樵夫答道：“前去三十五里，方纔有店。左近是沒有的。”石生甚是擔憂，黑影裏又走了五七里路。抬頭一看，遠遠望見山坡下有一道光，像個莊村的模樣。就望著那火光投去。到了跟前，卻是一個小獨莊。外邊門戶高大，裏面樓閣層層。石生把門一敲，內有十四五歲的一個幼童開門問道：“是做甚麼的？”石生道：“是借宿的。”幼童道：“相公少待，我去稟知主母，再回你信。”住了一會，出來說道：“主母已知，請相公客舍裏坐。”

石生進到客位裏面，見燈燭燦列，擺設齊整。從背靠後轉出一位少年婦人，花容艷妝，緩步來前。與石生見了禮。分賓主坐下。向石生問道：“相公從何處而來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在下姓梁，往山中治買木料。下山過晚，趕店不及，欲借貴舍暫宿一宵。”婦人答道：“房子盡有，但恐屈駕。”石生問道：“娘子尊姓？”婦人答道：“賤妾姓薛，拙夫叫做薛呈瑞。是個茶商，往山東登州府貿易，去已數年，並無信息。落得妾身，孑孑無依，甚是淒涼。相公適投寒舍，這是前世有緣了。”遂命人收拾桌張，讓石生上座，自己在旁相陪。美酒佳餚，登時陳上。叫出兩個頭髮眉齊的女童，在桌子以前歌舞，舞的甚是好看。祇聽得口歌古風一章道：

野有蔓草兮，零零壤壤。有美一人兮，宛如清陽。邂逅相遇兮，與子潛藏。

歌罷，石生看那婦女，甚是風流。不覺的引動了春心。席終，兩個同人臥室。觀其床帳、器皿，並非尋常人家所有。是夜，石生與那女子同枕共寢。到雞將叫時，那女子向石生道：“此處非君久戀之所，天色漸明，作速起來出去罷。”石生起的身來，還有些留戀之意。兩個女童，前面拉著。這個女子後邊推著，把石生一直送出門外，就把大門緊緊關上，再叫也無人答應了。石生甚是漠然，往前走不多時，回頭看時，卻是一塚大墳。墳前以上，寫著宋貴妃卞氏之墓。石生歎道：“吾幸得該入桃源，寧復許後人問津耶。”

往前走到日夕，落到一個店中。院子甚深，房子甚稠。石生進來揀了一間干淨小屋住下。到了掌燈已後，忽有一個賣絨線的，背著包袱進店來投宿。店主道：“別無閑房，祇有半間草屋，你將就著住一夜罷。”這人就進屋去睡了。石生那知道這是賊店，約有半更天時，也就放心睡去。到得夜靜眾賊齊出，把別房裏住的幾個行客，俱經害訖。後到石生屋中，石生正在夢中，這賊上去，用繩緊緊捆住。石生方醒來，求道：“我與你無仇，行李內還有三五兩銀子，任你拿去，饒我的性命罷。”那賊道：“銀子是要拿的，這個餛飩湯你也是要喫了。”那一個賊道：“夜未甚深，江上打漁的還未散盡，俟四更後送他去未遲。”眾賊拿了銀子，仍轉回院內。卻把個草屋裏賣絨線的忘下了。

石生身上捆的難受，口中長歎道：“我石茂蘭不料死在此處。”那賣絨線的聽見，心中暗道：“這莫不是我故主嗎？”起身出來，走到窗前。小聲問道：“客，方纔說你姓名，你是那裏人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我是黃州府羅田縣永寧街上人。”賣絨線的道：“這樣說起來，分明是我家大爺了。”石生問道：“你係何人？”賣絨線的道：“我是來喜。”石生道：“你快來救我。”來喜把屋門治開，進去解了石生。回到草屋把包袱背在身上。領著石生到外邊一看，那房子後邊，有一小牆與當街相靠。就把石生扶過牆去，他也隨後跳出。

是夜，月色光明，如同白晝。二人往前緊走。石生道：“倘或賊人隨後趕來，這卻怎處？”來喜道：“大爺放心，小的新學成一個拳棒，就有三二十人，還不是小的的敵手。請問大爺，緣何來到這裏？”石生把他私訪的來由說了。來喜磕頭道：“大爺高發，小的那裏知道。小的自從宅內出來流落此處。以賣線為生，至今還未成家哩。今日幸逢大爺，不知還肯收留小的否？”石生道：“你是我的故人，就跟我去罷，不必在此住了。”又往前走，約有五更時分，已到江邊了。月下看見江中一隻漁船，船上站著一個漁翁。頭戴斗笠，身披蓑蓑，正在那裏下網。聽得他口中唱道：

駕小艇兮，鼓檣槳。擊空明兮，溯流光。侶魚蝦兮，凌萬頃。念故主兮，來一方。

來喜這邊叫道：“快撐船來。”那漁翁問道：“是做甚麼的？”來喜答道：“是過江的。”那漁翁把船搖到岸前，來喜向上一望，訝道：“你莫不是趙哥嗎？”那漁翁看了一看，說道：“你莫不是來喜嗎？奇遇，奇遇。”又問道：“那一個是誰？”來喜道：“是咱家大爺，目下做這省的布政司了。出來私訪，誤投賊店，被我救出。同跑到這裏來，你快接上船去。”那漁翁雙手把石生攬入艙中，來喜隨後跳上。漁翁跪下道：“趙才給老爺叩頭。”石生道：“你且起來，作速送我過江去，咱再說話。”趙才道：“老爺已經上船，料賊趕來也無妨了。”開船走不多時，見有三四十個人從後趕來。見船已到江心，無可奈何而回。

過得江來，石生問趙才道：“你在此打漁為生，成了家沒有？”趙才道：“小的一身一口還不能從容，那有餘錢娶老婆。”石生道：“既是這樣，你也跟我去罷。”

卻說石生帶著趙才來喜走到一座山前，是個南往北來的總路口。見兩個少年婦人哭的甚是可憐。石生分付來喜道：“你去問他為何這等悲楚？”那婦人道：“俺家姓李，係邵州府人，頗有家私。於前月間，忽有大盜入宅，將幾個男人盡情殺害。拿了俺許多金銀，虜了俺妯娌兩個，來到此處。嫌俺帶腳，拋下俺走了。欲要鳴冤，不知官在何處？欲待回家，不知從那路走？祇得在此哀告往來行人，能代俺報此仇者情願嫁他為妻。”石生叫來喜找小轎二乘，把兩個婦人帶回衙門。

次日，石生把私訪的真信，稟報巡撫。巡撫統兵前去，把洞中的叛賊盡行剿沒。石生差役把賊店中一千人犯拿到。仔細審究，打劫李姓一案，就是這人。俱各照律正法。石生分付二婦人道：“你大仇已報，送你回籍去罷。”那婦人道：“小婦人有誓在先，能代為報仇者，情願嫁他為妻。今既蒙大老爺天恩，情願住在內宅，任憑大老爺賞人罷。落入賊手，已經月餘，有何顏面見人？”石生勸之再三，兩婦人死不肯去。石生就把大的配了趙才，小的配了來喜。朝夕在宅內伺候。石生私訪已畢。

但不知秋英在家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